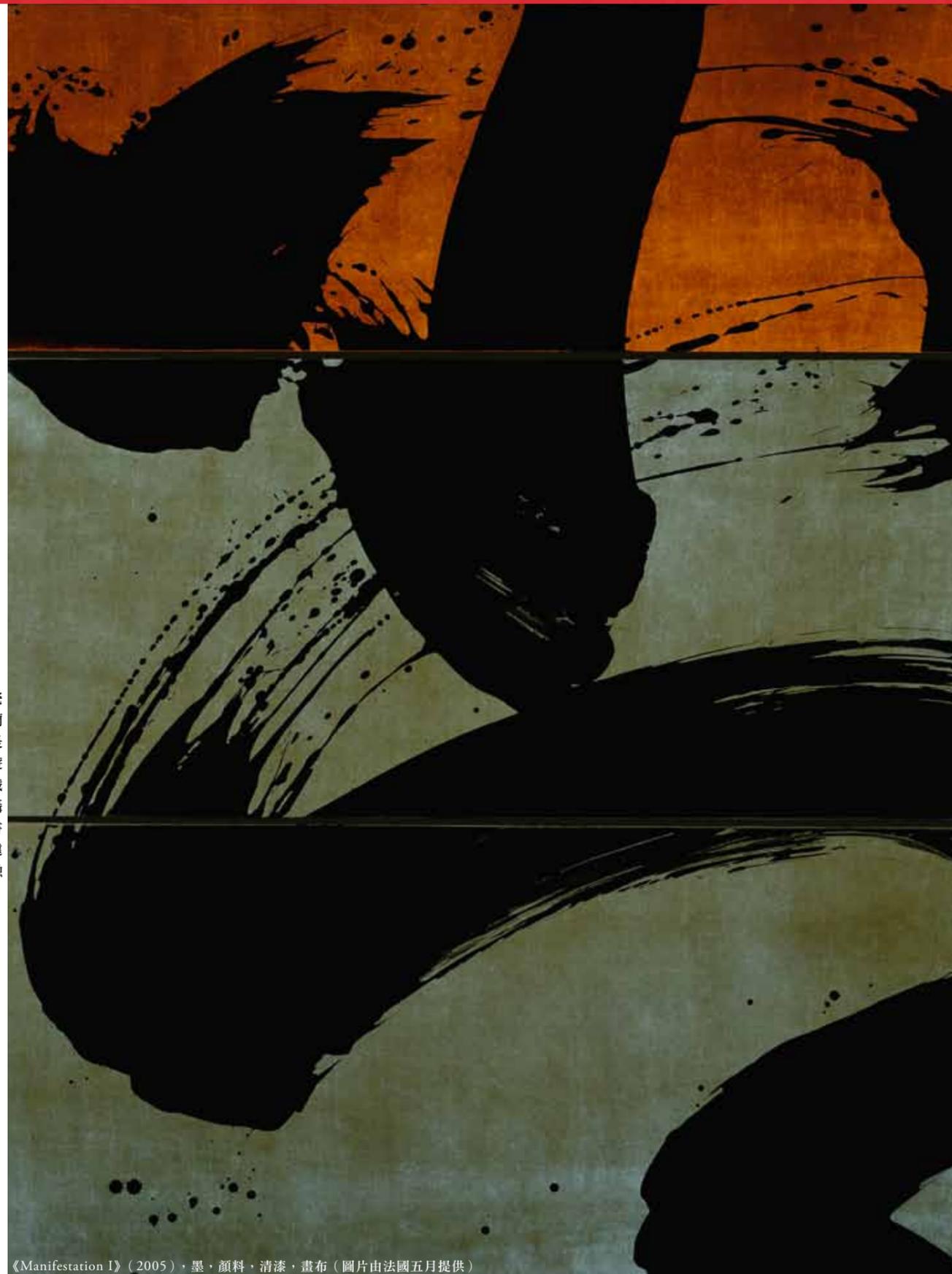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國人的 洗禮

法國對中國文化的認識，可能最早源於瓷器、茶葉等器物的引入，後來人稱「法蘭西之虎」的Georges Clemenceau，可說是將東方文化帶到法國的第一人，這位曾遊歷東方的政治家，寫了一齣關於中國的戲劇《The Veil of Happiness》，後來更拍攝成電影。五十年代經歷法國畫壇對東方書法的熱忱後，女畫家Fabienne Verdier更遠赴中國，將書法入畫，進一步示範文化融和的可能性。



《Manifestation I》(2005)，墨，顏料，清漆，畫布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Fabienne的畫作看似隨意，但其實每筆每劃均需研習及醞釀極久；結合了她的中國經驗及西方背景。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為了配合她獨特的作畫形式，Fabienne為自己設計了這個結合三十五根馬尾毛和手柄的巨筆，可浸墨六十升。



這天她雖身體不適，但仍親切的在其巴黎市郊的家招待我們。

「與中國的淵源，使我花了近三十年時間尋找一種新的、結合中西方文化的繪畫語言。」

Fabienne Verdier

作畫是一場儀式

一位外國人將中國書法的精、神、氣融入到西方繪畫中，要付出多少才可做到？當時是文革後不久的1984年，Fabienne Verdier獨自遠走四川，習書法十年。她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一位女性，更是唯一的外國人。離開中國後，她回歸歐洲的畫畫傳統，研究佛蘭芒派畫作數年，以自創的巨大馬毛筆，運氣運行於巨大畫布之間，將中西文化的沉澱，凝聚於筆尖傾瀉而出……

到訪Fabienne Verdier位於巴黎市郊的畫室，遺世獨立的房子被庭園包圍，透過玄廊式的走道感受自然，配襯着牆上的潑墨畫作，充滿着禪宗沁人心脾的靜謐。Fabienne帶我們參觀她的書房，桌上、牆上滿是她當年從中國搜集回來的毛筆，還有玉石、樹枝。「世上所有的物件都與引力呼應，以不同面貌呈現出和諧。」走在她的居室，也能感受到不同物件、工具所交織的和諧。

推開重門所在的畫室，二層高的樓底吊着一枝巨型畫筆——由三十五根馬尾毛組成，附有一個單車手柄，乃是Fabienne與建築師朋友的發明，特別為她自成一派的作畫方法而設計。她形容推動畫筆時的每道運動，乃經過長時間分析、沉澱的結果，動作令我想起農夫的鋤耕，「我將畫筆消失（dematerialize），只萃取當中的能量。」她作畫，是一場儀式。旁邊一個恍似聚思盆般的筆洗，以原石建成，則是她沉靜思緒的道具。

對精神層面的重視，無疑是受到中國書法訓練的影響。「中國書法並非簡單的圖像、一種『手寫的字』，而是一整套與繪畫、詩歌、哲學平起平坐的思維方式。這種思維方式在西方的文藝復興出現過；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削減，卻仍活着。」

這也是她自小對中國文化熱愛的原點，甚至不惜自己爭取獎學金機會，遠走學藝。



動物骨頭、樹枝、雕像、玉石……散佈工作間每個角落。



Fabienne養的獨眼貓，眼神凌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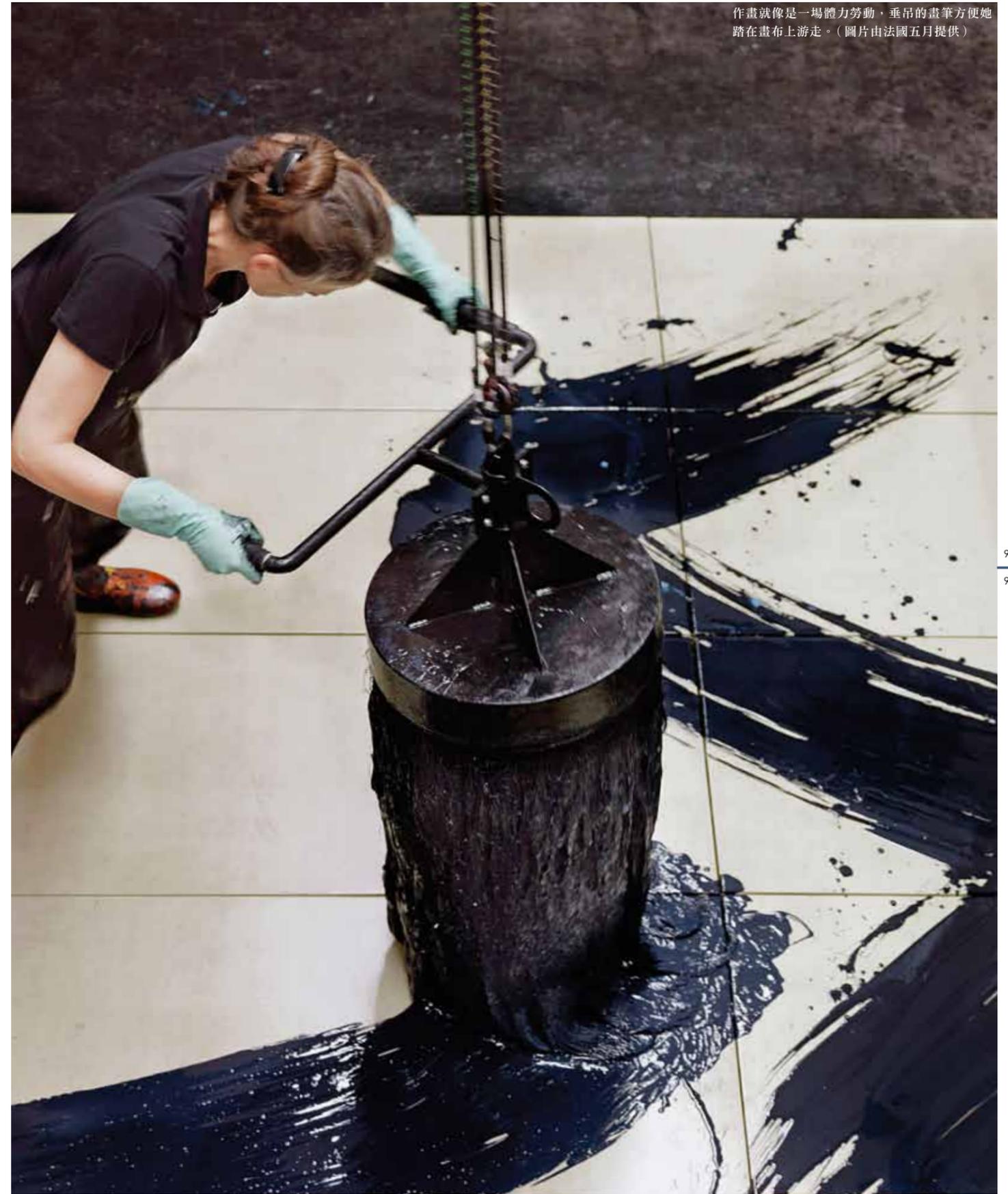


散佈於工作室牆上的參考圖，既有中國水墨，也有西洋畫作。

筆記簿內，被她的參考資料和分析填得滿滿的。



Fabienne於畫室中，審視其作品的細部。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

作畫就像是一場體力勞動，垂吊的畫筆方便她踏在畫布上行走。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

Fabienne作畫時要參考很多背景資料，牆邊的畫作便是其一。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求學苦行

Fabienne抵達四川美術學院時，正值文革後不久，位位身懷數千年文化、受過破四舊之苦的文人書法家正「安分守己」地重過正常生活，不敢公開張揚，因傳統絕學，對他們來說曾經代表着災難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Fabienne叩上了四川書法大師黃原的門。

她希望在他門下學藝，他卻表明不再授業。於是她每晚臨帖，將習作捲成小軸，放在黃原門前。如此半年，黃原終於在看了她下筆後，收她為徒，條件是要麼不學，要麼一學十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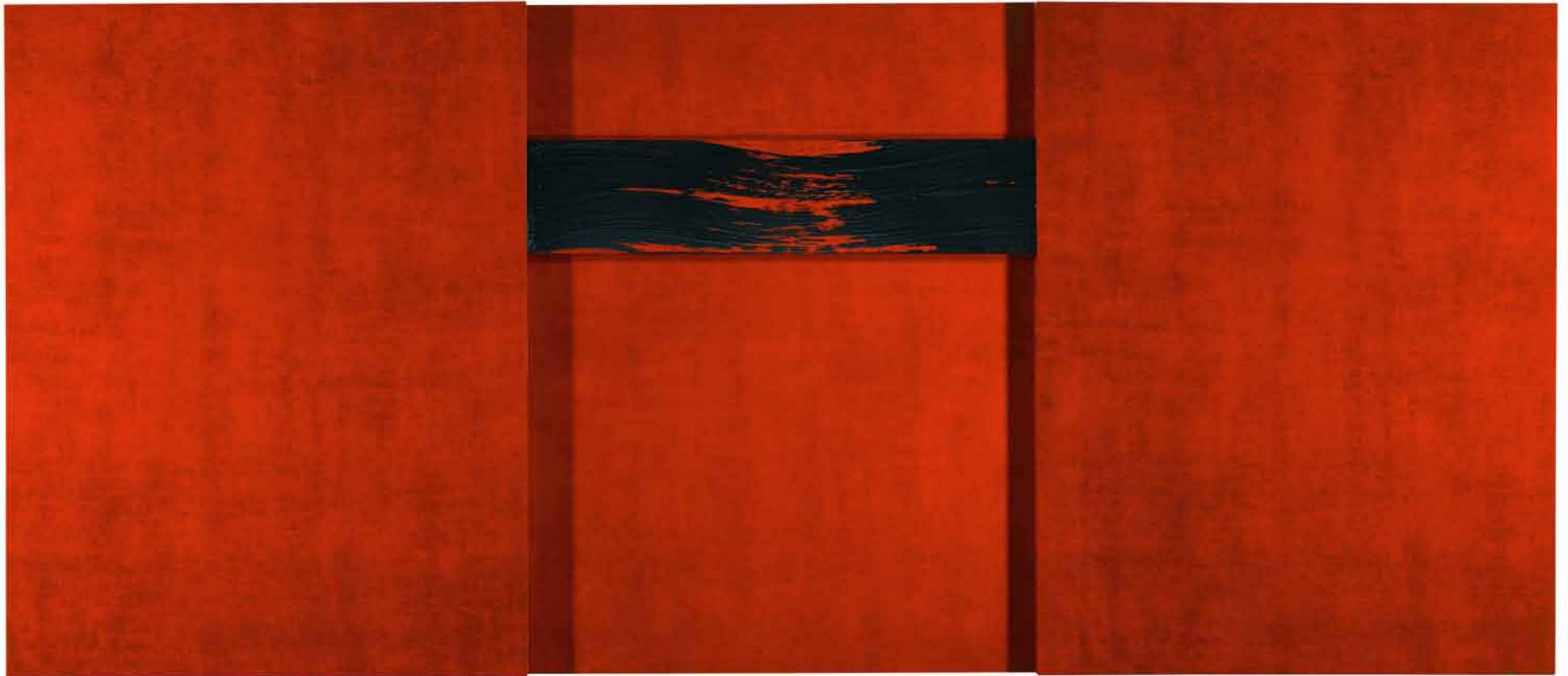
教書法前，黃原讓她先去做篆刻大師程軍的學徒。「除非你明白，你所學篆體的筆力從哪裏來，否則我不教你用毛筆。」又要求她先將「一橫」學好，不然不學其他筆劃或寫字——一橫是基礎，也是核心。

一次Fabienne對自然寫生時，受到黃原的揶揄。因為對他來說，必須觀看並浸潤其中，然後才畫。慢慢她了解毛筆的屬性，知道用鼠鬚、狐狸、山羊或貂毛製的筆畫出不一樣的線。她不只在案前苦學，也走出教室，與當地人在茶室打交道、到處拜訪書法家求問，又多次到西藏、彝族自治州旅行，體驗一些對中國人來說也很「異國」的文化。



不滿意的畫作，會被Fabienne焚毀。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以佛蘭芒畫作為藍本的《聖盧克的腰帶》(2012)，亦蘊含了Fabienne從四川書法大師黃原處習得的「一橫」功架。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



Fabienne與她的四川美院同學，當中戴墨鏡者為中國當代藝術（油畫）「四大天王」之一的張曉剛（左二）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

在四川美院的房間中，Fabienne晚上均在抄習書法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與少數民族的村民一同吸煙斗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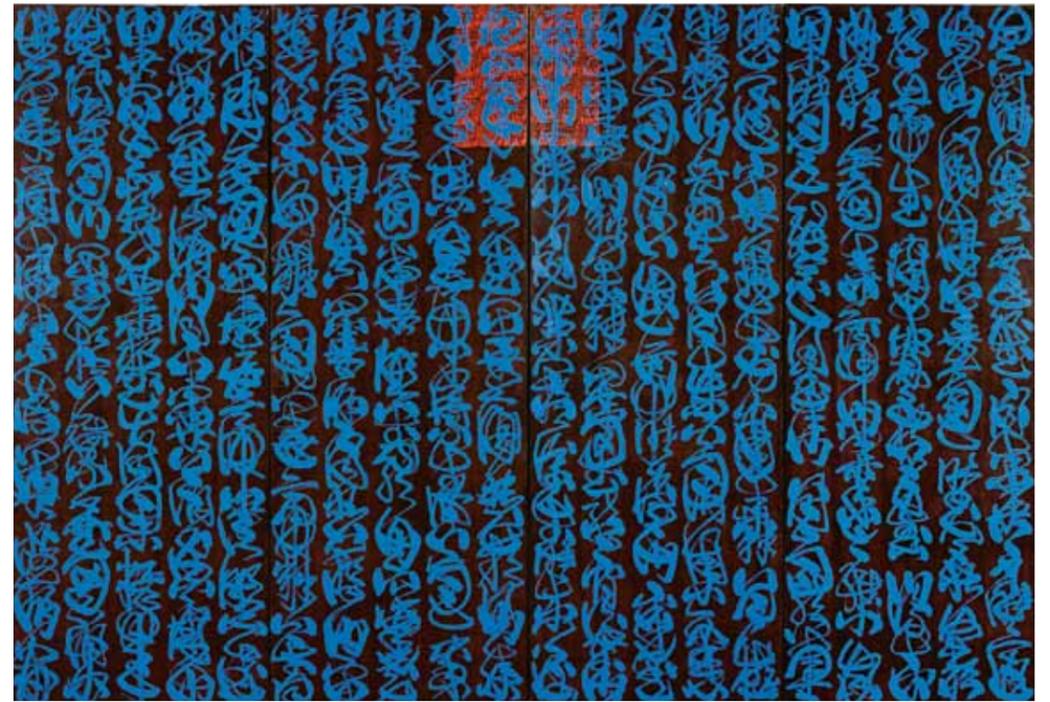
1985年，與老師同學前往梁山縣作考察時攝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Fabienne被書法老師黃原派去跟程軍學習篆刻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

向耶胡迪·梅紐因 《無主題變奏》致敬 (1997年)

早期較多這類像書法字帖的畫作，後期慢慢步向抽象的符號演繹。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反芻文化根源

她對文化追求的執着，甚至要追溯到最深最底的根源。六世紀文人用來書寫的材料，叫祥雲紗，一種全由手工製作漂染的絲布。於是她親手提煉紅、橙、赭石或褐色顏料，用來染布做背景色；在這特製的絲布上寫畫，也需要用特製的墨。

1992年Fabienne得了極其嚴重的急性肝炎，因而返國。回到歐洲後，就像是一種反芻的過程，她重新審視自身的文

化，研讀佛蘭芒（Flemish）等比利時、荷蘭的大師作品，將每個細部拆開研究，再化成色彩背景和抽象書法的筆觸。

但她與中國的交往，卻得以透過居法華人而延續。她在巴黎認識了著名漢學家程抱一，程在巴黎畫廊遇上Fabienne筆下的石頭，受啟發寫下了一首詩，並連信帶詩寄給她。這段因緣促成二人合著《用石頭做標記》，後來程抱一又邀Fabienne為他的詩作畫；中、法，畫、詩，正以不同的面貌豐富內涵。

Fabienne解釋如何做成龜裂般的紋理



當然還有趙無極，那法國人中的華人明星。「我們每次見面，均熱烈地談論繪畫，他總是為我中國式的縱向畫畫方式感到興趣，因他自己本身採用的是西化的橫向法和西方的畫筆。我記得他生命最後的日子，已失去了對繪畫的慾望，白色的畫布總是在工作室等待他；我最後一次探望他時送了一枝大號的水牛角筆桿馬毛畫筆給他，希望鼓勵他重新執筆發掘墨趣，他微笑地感謝我，只是後來發現他可能對試驗新畫法已感到疲累……」

「他們二人均告訴世人，不論是投身於畫畫、文學或詩學，均可以打破文化或地域界限，呈現一種通感的觀點或情感，因這是人類的共同語言。我想他們也為我嘗試探索一種新的、由中國和歐洲文化孕育出來的繪畫語言而感到欣慰。」

《法比恩·維迪爾 走過意象》
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展覽廳
日期：即日起至6月8日

《水墨清華：法比恩·維迪爾原創版畫系列》

地點：藝倡畫廊
日期：即日起至6月7日